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三十九至四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録監生臣孫大森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卷三十九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禮儀之節中

禮運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

胡不遄死

方慤曰禮本乎天之道故先王制禮所以承乎天之道禮出乎人之情故先王制禮還以治人之情人之所欲莫甚于生所惡莫甚于死禮之得失遂有死生之道此其所以為急歟

臣按禮運此言因言偃問禮如此乎急而孔子答之如此以見禮之為禮上以承天道下以治人情其得失為人生死所繫人而無禮乃不如鼠之有

體此其雖生不如死也嗚呼人之所急孰有過於死生哉禮之所繫如此其急可知也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以黍加諸燒石之上捭豚擘析豚肉燒食之汙尊掘地為汙坎以盛水而抔飲以手掬水而飲蕢桴摶土塊為鼓椎而土鼓築土為鼓猶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

鄭玄曰言其物雖質略有齊敬之心則可以薦羞于鬼神鬼神饗德不饗味也

臣按人之生也先有飲食飲食之初乃禮之所由

起也其初未有釜甑刀匕以及罍爵鼓樂之類所食用也以是而用以致敬鬼神也亦以是是以彌文之世恒思太古之初凡有制作恒寓質朴之意于繁文之中稍存古人制禮之初意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接賓以禮曰儐）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違上行私）小臣竊（盜也）刑肅（峻急）而俗敝（敗也）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上下之私）禮無列則士不事（不修職也）

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吳澂曰別謂剖判之嫌謂似同而不同者明謂著察之微謂可見而難見者凡祀祭享皆儐鬼神也布帛長短以刀裁之曰制以尺量之曰度制度不定以禮稽考之仁義所施輕重不一以禮辨別之君之執禮以為柄者決人事于顯感鬼神于幽粗而考長短廣狹之器數精而別親疎尊卑之等殺並須用禮禮所以治其國之政使不亂安其君之位使不危也以下

遂言君危政亂之禍禮可以正天下國家政不正謂為政不以禮也政不正之所致有二一則君位危二則法無常君位危則失其尊高下無忌憚則大臣為姦小臣為盜君務嚴刑勝之而上下睽乖習俗敝壞矣法無常謂渝其律令下無遵守而天秩之儀亦紊其次矣士之所事者禮也有國而無禮則士無所服習矣民之所歸者德也有刑而無德則民無所懐嚮矣此疵病之國也

臣按禮為人君操持之大柄所以治天下之政所以安一人之尊皆由是也後世人君皆知以政為治而不知本之禮以為政失其本矣雖然葢亦日用而不自知耳向也不知而暗用之令既知之盍反其本而明明執之以持世乎

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臣按昔人有言天下之勢莫患乎上下無以相別而分守無以相安也若夫主勢一定而君德既孚

天下之民方且遵名守教相從于畏愛則衆之中甘心于服役事養之際求其為自安自適之不暇安有欺背替陵之事哉故曰禮達而分定則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好生惡死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有禮以率天下能使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大哉禮乎其功用之大有如此者禮教既達非但其分之定亦使其心之安也

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慈讓去

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臣按禮運此章上文有曰何謂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而繼之以此以見禮之為禮乃聖人治情修義之本興利除患之具人君未有舍此而能為治者也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

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孔穴也故惟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

陳澔曰肌膚之總會筋骸之聯束非不固也然無禮以維飭之則惰慢傾側之容見矣故必禮以固之也竇孔穴之可出入者由于禮義則通達不由禮義則窒塞故以竇譬之聖人之能達天道順人情者以其知禮之不可以已也彼敗國之君喪家之主亡身之

夫皆先去其禮之故也

臣按禮必有義禮而不合于義則為非禮之禮故古人言禮必兼義言之葢以人之為人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有禮則安無禮則危而其所以為人者其大端在禮之義而已有此禮義則外焉而信實以講和睦以脩而與人也誠内焉而肌膚有所會筋骸有所束而在已也固明焉而養生送死幽焉而郊天享廟此其大端緒也上焉而通達天道下

焉而和順人情此其大竇穴也是禮也人人由之而不人人知之唯聖人則知此禮為人大端為人大竇雖欲已之而不可以已也于不可已而已之則國必壞家必喪人必亡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張載曰人情所安即禮也故禮所以由義起

臣按禮之為禮皆義之所當為者也義不當為則

禮不可行則是禮之用皆是義之實也古昔聖人所制之禮皆是合爲之事茍有事焉考之先王雖未爲之禮然以之協合於義而於義無所悖則是當爲之事也吾則以義起之而爲之節文儀則焉是亦聖人之所許也

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吳澂曰大順之應如此亦無他故而使之然葢由古先聖王能脩治其禮而達之于禮之義以教天下之

人體實理于心而達之于一身之順克而爲家國天下之順之故也

臣按禮運于篇終論禮之義而至于體信達順蓋言禮之極功也論禮之功用而至于此蓋不可復加矣然而反推其本固在于修禮而禮之所以修者則又在乎敬而已矣

禮器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臣按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以之爲禮之本固矣若夫義者合宜之謂理者有條理之謂茍儀文度數之間登降上下之際不合于宜而無條理焉則亦不文矣此禮所以貴乎有本有文無忠信則禮不能立無義理則禮不可行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是

故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攘管仲鏤簋簋有雕鏤之飾朱紘冕繫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

臣按禮之等不同而各有當然之則過于豐則踰降而殺則不及一惟稱而已矣是以天子太牢而祭稱也則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不稱也則謂之攘焉攘者非其有而取也管仲之濫豐而不稱者也晏平仲之隘殺而不稱者也先王之制禮或稱

其內或稱其外寡者不可多多者不可寡一惟歸之于稱君子之行禮者其可不之省察而妄有所去取加損哉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

臣按禮所以防範人心綱維世變如綱之有紀然紀散則綱之目無所維禮散則人之心無所守前篇言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者此也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

陳澔曰體人身也先王經制大備如人身體之全具矣若行禮者設施或有不當亦與不備同也大者損之小者益之揜其顯著其微是不當也

臣按禮之在天也有自然之節文其在人也有當然之儀則故先王制之以為度數亦有一定之理

如人身之有四肢百體在上者不可移之下在外者不可納之内在左不可遷之右大不可減為小禮之為禮亦若是而已矣故曰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

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朱熹曰禮儀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

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小目

臣按經禮謂禮之經常者如冠昏喪祭朝聘會同之類曲禮謂禮之委曲者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禮雖有三千三百之多求其極致一而已矣一者何敬是也入室必由戶行禮必由敬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豈有行禮而不由敬者乎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

臣按本謂人心之初古謂禮制之初禮之行也必

反其本求之于人心本然之初不可任情而直行必脩其古考夫先王制作之始不可率意而妄為反思其本脩舉夫古則是不忘其初矣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

臣按味有五而甘者其自然之味也色有五而白者其自然之質也甘則可以受五味之和白則可以受五色之采人之有是忠信猶味之甘色之白

也有是忠信之質而後可以學禮忠信者何誠實之理也人無誠實則虛偽矣禮其可以虛偽為乎是以人之欲行禮者必以誠實為主而人君之任人以行禮亦必用誠實之人也

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朱熹曰此蓋秦火之前典籍備具之時之語固為至

論然非得其數則其義亦不可得而知矣況今亡逸之餘數之存者不能什一則尤不可以為祝史之事而忽之也

臣按禮有數有義數其事物之粗者義則其精微之理也先王盛時儀文具備而凡一時掌文書司贊祝之人莫不知其登降灌奠之節俎豆牲醴之數特于禮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有所不知耳自秦廢禮之後漢興不能復古凡三代之儀文器

數一切掃地所幸者經典尚存古昔先王制作之義猶見于簡冊之中耳是以秦以前數易陳而義則難知漢以後義猶可以討論而數則有不能以盡考者矣雖然後有作者之聖能本吾心之敬而酌以先王之義凡儀文有所闕略一皆以義起之因時制宜以為一代之禮而不徒事乎政治刑罰之末本乎禮以治躬主乎敬以行禮而又立為定制以貽子孫使之世守而不替其于三代之治殆

庶矣乎

經解曰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圜也故衡誠縣音玄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圜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臣按經解此言則知禮之為禮非獨以之辨上下定民志亦可用之以察人情審事理於凡天下之人情事理或輕或重或曲或直或方而常或圜而

變一以禮而正之莫不各因其自然而得其所以然而格之以當然之道雖有姦欺詐偽之術無所施矣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此之謂也

吳澂曰隆者其崇重之心由者其踐行之迹方猶法

也禮者敬讓之道也人皆隆禮由禮則凡奉宗廟者皆敬先入朝廷者皆敬貴處室家者皆讓父兄處鄉里者皆讓長老敬讓之道達于宗廟朝廷室家鄉里故上為下之所敬讓而居上者不危不危則安矣民知君之當敬讓而為民者不亂不亂則治矣其安其治皆由禮而然故曰莫善于禮記者推言禮之功用而引孔子之言以結之也

臣按吳澂之言備矣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

臣按古昔聖王之為治不必拘拘于禁令刑罰一惟以禮明之上而朝廷外而侯國下而里閭族黨莫不制為當行之禮以明其當行之道使之知所以慕向而興起也

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

為無所用而壊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臣按坊記有曰禮者因人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先王制為此禮莫不各有所本亦莫不各有所用有以舉之莫敢廢也是何也創業垂統之君燭理既明涉世既深所以制為一代之制者灼知其源之所自來而逆料其流之所必至不徒然也為之後者不推究其本末輕重有所更革焉不

可也況又去之乎禮經壞坊之譬切矣坊以障水非一日所能成也成之甚難而壞之甚易幸而時之熯旱無水患也率意壞之一旦秋雨時至壞山陵衝城郭蕩廬舍倉卒欲為之坊得乎繼世之君輕去祖宗之禮法者何以異此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

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臣按所引易文今易無之葢逸文也所謂君子慎始一言誠萬世人君為治之要焉夫天下之事莫不有所始其所始也皆起于細微眇末之間故聖人制禮以為慎始之具因人有男女之欲而易至

于淫辟也故于其匹配之始而制為昏姻之禮因人有飲食之欲而易至于爭鬬也故于其會合之始而制為鄉飲之禮以至喪祭朝覲之初莫不皆為之禮使不至于恩薄而敗起則是止邪于未形而使民日遷徙于善遠離夫罪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矣苟不于其始而慎之則其差也始于毫釐之間而其終也得失成敗之分乃有至于千里之遥焉嗚呼君子之作事也其可不慎于始乎欲慎其

始舍禮不可也先王所以隆重之有由然矣

哀公問孔子曰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

臣按民之所由生者以禮為大則失此禮民有不得其死者矣君子以之為尊敬如此夫豈徒然哉後世乃以法持世而棄禮蓋不知其民之所由生

者其大在此也

仲尼燕居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吳澂曰中者無過不及制者裁也子貢見夫子言師商之過不及遂問夫子何以得為過不及之中而夫子答以禮也蓋禮有節以禮裁制之使中其節則無過亦無不及矣先云禮乎者設為問辭後云禮者設為答辭也

臣按理之出于人心事之行于天下莫不各有天

然自有之正道當然得宜之定則然人稟賦各殊而其學力有至有不至是以事之行者不能一一皆合于人心而中夫天理也何則人之生也剛克者多失之太過柔克者多失之不及剛者則過于剛而不足于柔柔者則過于柔而不足于剛是以其行事也寛則失于太縱而無制猛則失于太苛而無恩或優容于此而操切于彼或慢令于前而致期于後不失之有餘則失于不足是何也無禮

以為之裁制也用禮以裁制天下之事如布帛之刀尺如梓匠之斧斤相體以為之衣隨材以制其用不使其有餘亦不使其不足既無太過亦無不及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

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于身而錯于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始也）洽（合也）于衆也

吳澂曰治者使之不亂也即事之治即其事而治之以禮也有其事必有其治之之禮治國而無禮則其事必亂而不能治如無目之人無相者前導旁扶則

不能有所往如黑暗之時在黑暗之地無燭以照則不能有所見無禮則手足皆妄動故曰無所錯耳目皆妄聽妄視故曰無所加進退揖讓無以裁制而使之中節別即辨也策謂講武教戰之謀策制謂全師克敵之法制

臣按燕居此章之言可見禮之無乎不在一日不可以無禮一事不可以無禮一言一動一進一退與凡天下之大萬幾之衆一事之行皆必有所以

治之者所以治之者何禮而已矣唐虞三代之君率本此禮以為治後世人主生死乎節文儀則之中而不自知其皆聖人所制之禮一惟以事視之殊不知事之所以中節者即禮之所以為禮也古人創之于前祖宗述之于後凡吾今日之所餔啜者皆古人之糟粕所衣被者皆祖宗之餘裔若瞽而無相助之人與㝠行于昏暗之夜然而未至于亡者有此禮以為之治也然則有志于三代之治

者可不以禮而為之本乎

坊記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節文以為民坊者也

臣按坊記此章上文有曰君子之道譬則坊與防同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而繼之以此坊之義見前經解中所謂君子之道即禮也國之有禮猶水之有坊坊以止水因水之埶禮以坊民因

民之情民之情莫不好富而惡貧好貴而惡賤富與貴者必驕驕必至于為亂貧與賤者必約約必至于為盜此聖人既以禮為之大坊節其過不及之情俾其歸于中正之德化不可入者有刑之法以坊之使其有所忌憚而不至于淫心無窮已者有命之理以坊之使其知所分限而不極其欲所以然者無非因人之情而為節文之禮也

喪服四制凡禮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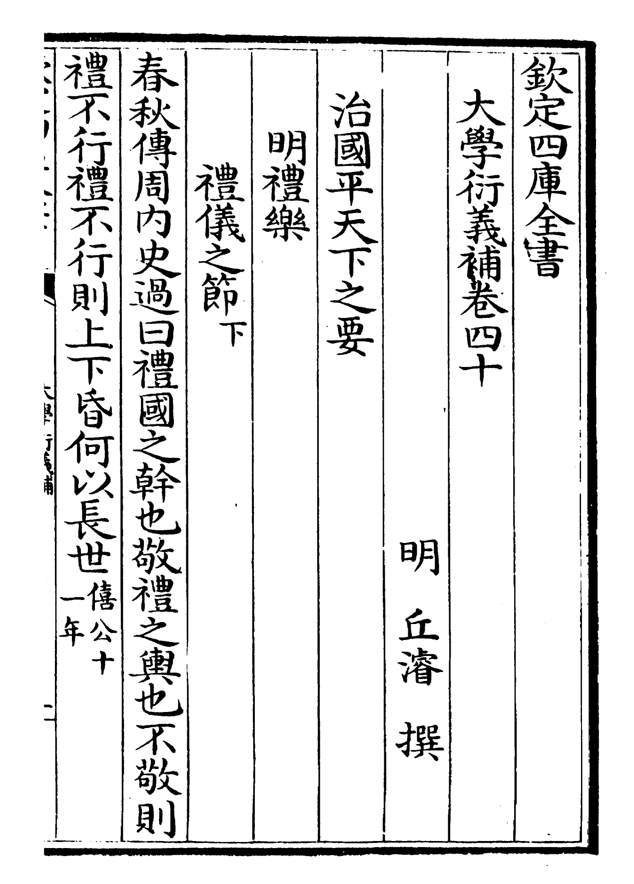
謂之禮

陳澔曰體天地以定尊卑法四時以為往來則陰陽以殊吉凶順人情以為隆殺先王制禮皆本于此不獨喪禮為然

臣按先王制禮其大體雖曰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而其大歸則在于順人情也

以上論禮儀之節中

大學衍義補卷三十九



大學衍義補卷四十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禮儀之節下

春秋傳周内史過曰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僖公十一年

孟獻子曰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

孔穎達曰幹以樹本為喻基以牆屋為喻

劉子曰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並成公十三年

君子曰讓禮之主也又曰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耕農為勤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襄公十三年

叔向曰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

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二十一年

杜預曰政須禮而行政存則身安

臣按政之行以禮爲輿而禮之行又以敬爲輿不敬則怠于禮怠禮則政不立而馴至于亂也

子貢曰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喪戎于是乎觀之定公十五年

臣按春秋之時去先王之世不遠一時論治者率本于禮論禮者率本于敬讓敬也者禮之本也讓

也者禮之實也存乎心者以敬形于貌者以讓以此立義以此為政本乎恭敬之節形為遜讓之風此其所以安上治民而能長世也歟

晉叔向（晉大夫）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昭公二年）

臣按魯昭公二年叔弓如晉因晉侯使郊勞而善于說辭故叔向謂其知禮且舉其所聞者如此玆二言者蓋古語而叔向稱之也

晉女叔齊（即司馬侯）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

者也昭公五年

臣按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女叔齊對以魯侯焉知禮且曰是儀也不可謂禮蓋謂昭公自郊勞至于贈賄無有所失乃揖遜進退之儀文耳非禮也禮之為禮以能保守其國家為本以能推行其政令為節所以然者用以固結其民心使之無失于我耳今魯君政在臣下有賢人而不能用禍

難且將及于身而不知憂恤其所底止之地顧惟屑屑于儀文之末豈所謂禮乎由是觀之則禮之為禮不在儀文之末可見矣

孟僖子（魯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昭公七年）

臣按魯昭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茍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名其大夫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二子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所謂無禮無以立即孔子所以教其子伯

魚者也古之聖賢教子必以禮也如此蓋以人之有禮如木之有幹也木而無幹則不能生人而無禮其何以立哉

子太叔（鄭大夫游吉）引子產之言以答趙簡子曰夫禮天之經（經者道之常）也地之義（義者利之宜）也民之行（行者人所利）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明也民實法之）因地之性（高下剛柔地之性也民實因之）生其六氣（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水火木金土）氣為五味（酸鹹辛苦甘）發為五色（青黄赤白黑）章為五聲（宮商角徵羽）淫

則昏亂滋味聲色用之過度今人昏迷而惑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昭公二十五年

朱熹曰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其下陳天明地性之目與其所以則之因之之實然後簡子贊之曰甚哉禮之大也首尾通貫節目詳備

真德秀曰上天用此五行以養人五行之氣入人口為五味發見于目為五色章徹于耳為五聲味以養口色以養目聲以養耳此三者雖復用以養人人用不得過度過度則為昏亂使人失其常性故須為禮以節之

臣按左傳此章子太叔引子產論禮之言也而孔子于孝經亦以之言孝蓋孝者禮之本也事親孝然後可移于君居家理然後可移于國疑必古有

是言子産因其舊文而孔子又為推本之論歟

晏子（名嬰齊大夫）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竝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諫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猶事也）（昭公二十六年）

臣按此章晏平仲與齊景公言唯禮可以已亂之故且言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商不

變士不濫官不滔慢也大夫不收公利蓋以是時陳氏厚施于國將有簒國之漸故平仲既告景公以所以已亂之法而又推其本如此惜乎景公知善其言而不能行其後齊之國祚卒移之陳氏噫後世人主其尚敦厚人倫以立禮之本而嚴立法制以行禮之用庶乎少禍亂矣乎

論語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

可知也

馬融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

朱熹曰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

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来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

胡寅曰子張之問蓋欲知来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于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

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壊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来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臣按子張問十世之事可前知乎聖人舉已往之禮以明之蓋以見上天下地往古来今人之所以為生君之所以為治聖人之所以持世立教事之大者孰有大于禮哉所謂禮者其大者在綱常其小者在制度綱常本于天亙萬世而不易制度在

乎人隨時世而變易三代之已往者如此百世之方来者亦不過如此而已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范祖禹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

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

楊時曰禮始諸飲食故汙樽而抔飲為之簠簋籩豆罍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朱熹曰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

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于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又曰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于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于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

臣按林放止問禮而孔子并以喪告之者蓋以禮

之大者在吉凶二者而已然其辭先曰與其而又繼之曰寧則非以儉戚為可尚特以與其流于文弊則寧如此耳先儒謂其言之抑揚得其中正如此所以為無弊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朱熹曰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

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臣按聖人之言禮亦必取證前代之典籍當代之賢人茍無證焉亦不敢以作也後之欲制禮者烏可無證而妄作哉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楊時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于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

夫子所以惜之也

朱熹曰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愛猶惜也子貢葢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

臣按愛禮存羊可見聖人意思之大而常人無遠見屑屑惟小費之惜殊不知禮雖廢而羊存庶幾

後人因羊以求禮而禮之廢者猶可因是而復舉也雖然豈特告朔一事為然哉凡夫古人之禮今雖不盡行者皆必微存其迹以為復興之緒切不可惜一時之費而滅千古之迹也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朱熹曰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况于為國乎

臣按此章言為國以禮為本而禮又貴乎有其實讓者禮之實也

子曰君子博學于文約要也之以禮亦可以弗畔背也矣夫

程頤曰博學于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于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于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朱熹曰君子學欲其博故于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于道矣

臣按博文約禮孔門傳授之要道孔子既以是為

教顔子受以為學亦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古之聖賢未用則以是禮而為學既用則以是禮而為治大哉禮乎所以為天地立心者在是為生民立命者在是後世舍禮以為學故其學流于異端舍禮以為治故其治雜于伯道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畏懼貌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急切也

朱熹曰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張栻曰恭慎勇直皆善道也然無禮以主之則過其節而有弊反害之也葢禮者存乎人心有節而不可過者也夫恭而無禮則自為罷音疲勞慎而無禮則徒為畏懼勇而無禮則流于陵犯直而無禮則傷于訐切其弊如此豈所貴于恭慎勇直哉葢有禮以節之則莫非天理之本然無禮以節之則亦人為之私而已是故君子以約諸已為貴也

臣按此章之旨張栻之言盡之矣

子曰麻冕緇布冠禮也今也純絲也儉謂省約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朱熹曰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臣與君行禮當拜于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

臣按此章之旨程氏所謂君子處世事之無害于義者從俗可也害于義則不可從也其言可謂約而盡矣大抵義之一言處事之權衡也凡百天下

之事有可以增損從違者一皆準以此例而推其
餘

孟子任人（任國名）有問屋廬子（孟子弟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
重色與禮孰重（任人復問）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
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
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
于答是也何有（不難也）不揣其本（謂下）而齊其末（謂上）方寸之
木（至卑喻食色）可使高于岑樓（樓之高銳似山岑者喻禮）金重於羽者豈

謂一鉤_{帶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紾_{戾也}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_{牽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朱熹曰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于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于食色

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于禮者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絶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紾兄之臂而奪之食摟處子而得妻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于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别聖賢于此錯綜斟酌毫髪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

斷之一視于理之當然而已矣

臣按此章先儒有言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則天理所以防閑人欲者也禮本重食色本輕固自有大分也然亦不可拘拘于禮文之微者又當隨時隨事而酌其中焉

荀子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于

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待而長也

禮者人道之極也

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

真德秀曰荀子書有禮論其論禮之本末甚備至其論性則以禮為聖人之偽豈不繆哉

臣按荀况禮論其最純者止此數言其餘固若亦有可取者但其意既以禮為偽則莊周謂所言之

䟽而亦不免于非荀卿之論禮是也臣恐後世人主或有取于其言而小人之無忌憚者或因之以進説故于論禮之末剟其可取者以獻使知其所謂偽者乃人之偽非禮之偽也禮者敬而已矣敬豈可以偽為哉

程頤曰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禮之本出于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于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

用而為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耳又曰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

張載曰禮者理也知理則能制禮禮文殘闕須是先求得禮之意然後觀禮合此理者即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即是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學者所以宜先觀禮者類聚一處他日得理以意參校又曰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為之者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為

怪且難之甚者至于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有漸
朱熹曰禮時為大古禮如此零碎繁冗今豈可行亦且
得隨時裁損耳孔子從先進恐亦有此意或以禮之所
以亡正以其太繁而難行爾曰然
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别有箇措置視許多瑣細
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
古禮繁縟後人于禮日益疎略然居今而欲行古禮而
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修令有節

文制數等威足矣

臣按古禮之不能行于今世亦猶今禮之不可行于古也雖然萬古此天地萬古此人心禮出于人心聖人緣人情而制為禮何有古今之異哉蓋同而不異者程氏所謂義也張氏所謂理也朱氏所謂大本大原也若夫衣服器用之類則有不能以盡同而不得以不異焉者臣故歴采自古以來凡為禮之説類聚以為一處如張氏所云者使後世

有志于禮學者于此推原人心固有之理考求先
王制作之意因其風氣順其時勢稱其情文斟酌
損益以漸行之立為一代之制云

以上論禮儀之節臣按成周盛時以禮持世
凡其所以建國而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
分職以為民極者皆謂之禮焉不徒以祭祀
燕享冠昏賓射以為禮也太宰掌建邦之六
典以治典為先而禮典僅居其一然其書不

謂之治而謂之禮其意可見矣秦漢以來則不然凡其所以治者皆謂之政特以其所以施于郊廟朝廷學校而有節文儀則者則謂之禮焉蓋三代以前以禮為治天下之大綱三代以後以禮為治天下之一事古今治效所以有隆汙之異者以此我太祖皇帝初得天下于洪武元年即命中書省暨翰林院太常寺定擬三禮明年再命集議又明年徧徵

草澤道德文章之士相與考訂之以為一代之制令書之存者有大明集禮洪武定制禮儀定式稽古定制及諸司職掌所載者乞命掌禮大臣著為一書以頒賜中外使天下後世咸知我朝一代之制永永遵守亦俾後世作史者有所根據云

大學衍義補卷四十

大學衍義補卷四十一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樂律之制上之上

易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盛也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程頤曰雷者陽氣奮發陰陽相薄而成聲也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始閉鬱及奮發則通暢和豫故為豫也坤順震發和順積中而發于聲樂之象也先王觀雷出地而奮和暢發于聲之象作聲樂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于薦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

朱熹曰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殷盛也

呂祖謙曰豫為易中之樂

臣按此六經論樂之始夫樂本于人心而作於聖人人皆知之而不知聖人所以作樂實因天陽之雷出于地陰之中奮發迅動以成聲而有和暢豫悅之象故既法其聲又取其義作為一代之樂以褒崇其功德之隆焉然樂之用不止于一或用于朝覲或用于燕享或用于羣祀而其最盛者則惟以用之薦上帝以配祖考焉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朱熹曰胄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教胄子者其所以教之之具專在于樂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孔子亦曰興于詩成于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脉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于言故曰詩言志既形于言則必有

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聲者宮商角徵音止羽也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為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性情育人才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乃如此今皆不復見矣可勝嘆哉

臣按樂之作必諧于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八音使無相奪倫然後幽足以感神明足以感人而通

暢協合焉然推原其本則出于人心發于人聲者也是則有虞盛時既以此為治本又專官以之為教使他日繼世出治者皆習熟于樂養之于心志之初陶之于節奏之際和之于聲音之間蓋以樂也者出治之本而人也者用樂之具而冑子也者又所以世世相承用而不絶者也

禹曰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朱熹曰九功者合六府(水火金木土穀)與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叙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陳以亂其常也歌者以九功之叙而永之歌也言九者既已脩和各由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詠而樂其生也董督也其勤于是者則戒喻而休美之其怠于是者則督責而懲戒之然又以事之出于勉彊者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吕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歡欣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已而前日

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此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謂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

吳澂曰勸以九歌者民已樂之又因其情被之絃歌以助其樂事赴功周官有縣正趨其稼事里宰趨其耕耨籥章吹豳雅豳頌與夫爲春酒殺羔羊及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古之遺制猶有存者

臣按大禹此言可見樂之理無乎不在而古人作

樂之意非但以用之朝廷郊廟學宫而凡閭閻之下田野之間而樂之化無不陶焉後世此意不存非但用樂者忘乎民之勤苦而作樂者亦不知樂之本原所在而失其勸相鼓舞之方治道所以不古若者有以也夫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察也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蔡沈曰六律陽律也不言六吕者陽統陰也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故六律五聲八音

言之叙如此也忽治之反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之得失可知也五言者詩歌之協于五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汝聽者言汝當審樂而察政治之得失者也

臣按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所謂六律五聲八音者察政治之具也律呂調則政之得可知律呂不調則政之失可驗人君欲因律呂聲音以察夫政治之得失也必于詩言出納之際求之是故言之成

詩者有五或協于宫或協于商或協于角徵羽是言也有作于外者焉有作于内者焉作于外者則采而納之于上作于内者則颺而出之于下在下之言或安以樂或怨以怒聽之者因其言而觀其風俗之所尚由是而達之于上焉在上之言或樂而淫或哀而傷聽之者因其言而知其嗜好之所在由是而達之于下焉因人言之邪正知樂音之乖和察樂音之乖和知政治之得失得則從而維

持之失則從而改革之可見聖世君臣切切圖惟治道君于聲律則曰予聞挈之以其心也臣于詩言則曰汝聽審之以其耳也吁君欲聞于上而俾臣聽于下臣聽而有得焉又以聞于君君以臣為耳臣以君為心此泰和之治所以獨在虞廷而後世不能及也歟

夔曰戛擊考擊也鳴球玉磬也搏至也拊循也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丹朱也在位羣后德讓下堂下之樂管鼗鼓如鼓而小有柄合

止柷敔柷以合樂敔以止樂笙鏞大鐘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蔡沈曰樂之始作升歌于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蓋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丹朱在位與助祭羣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上言以詠下言以間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簫古文作箾舞者所執之物簫韶者舜樂之總名也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

九叙故樂以九成鳳凰羽族之靈者來儀者來舞而有容儀也

又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者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者堂下之樂也

林之奇曰堂上之樂以歌為主堂下之樂以管為主其實相合以成別而言之則有堂上堂下之異合而言之則總名為簫韶

臣按自古帝王皆有樂黄帝曰咸池帝堯曰大章

然徒有其名耳未聞其聲容節奏何如也惟帝舜之大韶其詳載于虞書解者謂韶紹也紹堯之道以致治也季札至魯觀樂見舞象箾者曰德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孔子在齊聞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自有虞以至季札孔子之時幾二千年矣而其聲容之盛猶足以感人如此宜其在當時羣后德讓庶尹允諧則雖蠢如鳥獸靈如

鳳凰莫不率舞而來儀自然之應也是其為樂盡善盡美如天如地後雖有作者不能加之矣是何也蓋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樂以象成而又得后夔為之掌典故其為樂盡善而盡美此孔子所以學之而忘肉味而又舉之教其徒以為邦後之有天下者作為一代之樂以象其成功尚宜彷彿其萬一立德以為樂本擇人以為樂官求聲氣之元備聲容之盛其庶矣乎

周禮大司樂[樂官之長]掌成均之法[成均五帝學名]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公卿大夫之子弟]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以樂德教國子中[不偏]和[中節]祇[敬也]庸[常也]孝[善父母]友[善兄弟]以樂語教國子興[託物興詞]道[直言其事]諷[微言以動之]誦[以聲節之]言[發端]曰語[答述曰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其出如雲]大卷[言能聚物二者皆黃帝樂]大咸[堯樂]大磬[與韶同舜樂]大夏[禹樂]大濩[湯樂]大武[武王樂]以六律[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同[大呂夾鍾中呂林鍾南呂應鍾]五聲[宮商角徵羽]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六舞[六代樂舞]大合樂[律同聲音六舞所以大合樂也]以致鬼

神示奏之郊廟以和邦國頒之諸侯以諧萬民用之鄉射以安賓客用之燕享以說遠人四夷之君以作動物索萬物而享之

臣按先王作樂以教國子自虞廷以來已然葢樂以象成有國者既賴其先世以共成治功所以用其子若弟又將以繼續前人之功冀其異時以輔佑我後人故于其幼穉之日未用之先求道德之士以為其師保聲容以養其耳目舞蹈以養其血脈和平其善心蕩滌其邪志教之德則異時居位

足以輔德而長人教之語則異時莅任足以宣辭而專對教之舞則異時出入朝著臨莅大衆周旋動容足以著表儀而華國體朝廷之事莫大于禮樂禮主嚴而樂主和和之入人也尤易而深然其義理淵微而聲容節奏之間有非旦夕所能究竟者故使之朝斯夕斯以講習其所謂律呂聲音及歷代之舞節大會合以為樂或用之郊廟或頌之侯國或施之鄉射或用之燕享遠而行之于四夷

之來朝者幽而索諸農民之蜡祭者焉國家政治之施合內外通幽明和上下皆必賴于樂今日所以用樂者即前日所教之人也今日又教之以為他日之用繼繼承承而不絕焉此二帝三王之世所以禮樂明備治教休明血脈關節常相聯絡而享有道之長也歟

太師（樂工之賢者）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六律陽聲六呂陰聲）陽聲（六律）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六呂）大呂應鍾

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鍾）石（磬）土（塤）革（鼗鼓）絲（琴瑟）木（柷敔）匏（笙）竹（管簫）教六詩曰風（諸侯國風）曰賦（直陳其事）曰比（即物為比）曰興（託物興辭）曰雅（大小雅）曰頌（祭祀歌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大祭祀帥瞽登歌（帥瞽矇升堂而歌）令奏擊拊（拊形如鼓）下管播樂器（吹管者在下）令奏鼓朄（音胤小鼓也）大饗亦如之（饗諸侯亦如祭祀也）大射帥瞽而歌射節（用之大射）大師（大起軍旅）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吳澂曰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天地自然之理也

蓋日月所會在天為十二舍在地為十二辰而律同生焉所以言陰陽之合陽道常饒故其律順而左旋陰道常乏故其律逆而右轉無非應乎日月之所會而為天地自然之合所謂合陰陽之聲者本諸此乎六律屬陽六呂屬陰以陰之同乎陽故謂之同所以合陰陽之聲總而言之則有十二律也十二律各具五聲數多而濁者大少而清者細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徵之聲清于角角之聲清于商惟五聲相比而成

文故曰文之以五聲然五聲寓于八音金石土為陰陰逆推其所始是以先金石而後土匏竹木為陽陽順序其所生是以先匏竹而後木革絲居陰陽之正是以先革而後絲故曰皆播之以八音

典同同即六同也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陽聲屬天陰聲屬地以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一二三四為數分寸丈尺為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大小之劑廣狹之量凡和樂亦如之調和樂聲皆如是也

王安石曰天地四方各有陰陽之聲是為十有二聲辨十有二聲雜比而和之取中聲焉以為樂器

臣按太師主于和聲所合者陰陽之聲也典同主于制器所辨者不止于陰陽而又兼以天地四方也太師既合其聲而又付之典同使辨其陰陽以制器焉蓋樂非聲不成而所以寓其聲者器也律屬陽呂屬陰陰必同于陽而無所乖異則樂和矣故其合聲也必本乎陰陽而其制器也亦必合乎

陰陽凡所以為之度數為之齊量皆不能外乎陰陽之律與聲焉陰陽既合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歌之以詩寓之以器以祭以燕以射無不和協者矣

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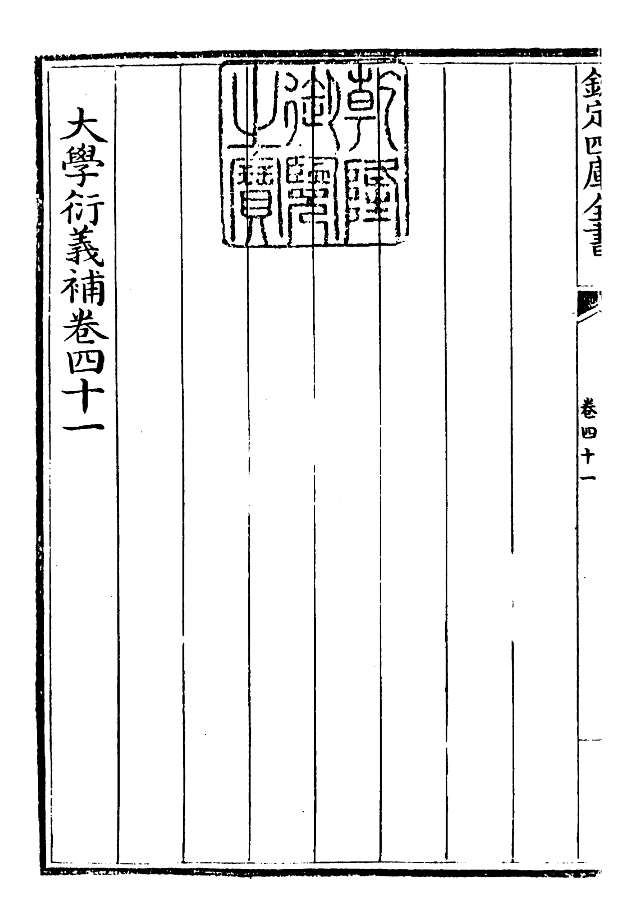
陳澔曰五聲宫商角徵羽也六律陽聲黄鍾子太蔟寅姑洗辰甤賓午夷則申無射戌也陰聲謂之六吕大吕丑應鍾亥南吕酉林鍾未仲吕巳夾鍾卯也六

律六吕皆是候氣管名還相為宫者宫為君主之義十二管更迭為主自黄鍾始當其為宫五聲皆備黄鍾第一宫下生林鍾為徵上生大蔟為商下生南吕為羽上生姑洗為角餘倣此林鍾第二宫大蔟三南吕四姑洗五應鍾六蕤賓七大吕八夷則九夾鍾十無射十一仲吕十二也

臣按書曰聲依永律和聲葢律以五聲而辨聲以十二律而和然五聲之中又各有變焉非變有所

不能盡也是故一律之中各具五聲五聲之外又有所謂二變者焉黄鍾為宫則林鍾徵大蔟商南吕羽姑洗角而應鍾為變宫䔘賓為變徵矣其十一律為宫皆然旋之為十二宫折之為八十四聲類皆五位為五音第之至六為變宫又第之至七為變徵然後旋轉為宫次第無窮矣

以上論樂律之制上之上



大學衍義補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四十二至四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監生臣劉天綸

大學衍義補卷四十二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樂律之制上之下

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生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

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陳澔曰凡樂音之初起皆由人心之感于物而生人心虛靈不昧感而遂通情動于中故形于言而為聲聲之辭意相應自然生清濁髙下之變變而成歌詩之方法則謂之音矣成方猶言成曲調也比合其音而播之樂器及舞之干戚羽旄則謂之樂焉干戚武舞也羽旄文舞也

臣按此推原作樂之本葢以樂之為樂人見其備

金石絲竹之音干戚羽旄之舞以為樂在是矣而不知其所以有清濁高下之變而合宫商角徵羽之調者其本元之所自則由乎人心之感物而然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陳澔曰此言音生于人心之感而人心哀樂之感由

于政治之得失此所以慎其所以感之者也治世政事和諧故形于聲音者安以樂亂世政事乖戾故形于聲音者怨以怒將亡之國其民困苦故形于聲音者哀以思此聲音所以與政通也

宫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敝敗）之音矣

劉㬠曰宫屬土絃用八十一絲為最多而聲至濁于五聲獨尊故為君象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絲聲次濁

故次于君而為臣象角屬木絃用六十四絲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于臣而為民象徵屬火絃用五十六絲其聲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為事象羽屬水絃用四十八絲為最少而聲至清有事而後用物故為物象此其大小之次也五聲固本于黄鍾為宫然還相為宫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為宫宫必為君而不可下于臣商必為臣而不可上于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

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比八音所以克諧而無相奪倫也然聲音之道與政相通必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理而不亂則聲音和諧而無怗懘也

臣按君臣民事物五者該盡天下之理一樂之作而萬理無不該盡先王作樂以一聲寓一理于其聲之高下而驗其理之得失覺其有失則乘除抑揚以應之使之必得其平協比和諧無相凌奪然後反求于吾之政治宫音有失則求之于君商音

有失則求之于臣以至角徴羽之失而求之民事物者皆然如此則樂音與政事常相流通則凡一世之君臣民事物皆止其所而天下和平矣前代之人如萬寶常張文收皆能以音樂而知時政之得失非虛語也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間濮上皆衛地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司馬遷曰衛靈公適晉舍濮上夜聞琴聲召師涓聽

而寫之至晉命涓為平公奏之師曠曰此師延靡靡之聲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死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也

臣按聲音之道與政相通古之善觀人國者不觀其政治而觀其聲音其音安以樂者其政必和其音怨以怒者其政必乖其音哀以思者其民必困政之和者治國也政之乖者亂國也民之困者將亡之國也國之將亡其政必散其民必流政散則

誣罔其上罔上則民無誠心矣民流則肆行其私行私則無公心矣如此行之不已則靡靡之樂所由作焉是以自古人君必致謹于禮樂刑政之施以為感化斯人之本恒使吾之政咸和而不乖吾之民咸安而不困采民之歌詩順民之情性協比以成文播奏以為樂使天下之人聞吾之聲者知吾之德聆吾之音者感吾之治審吾之樂者得吾之政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方慤曰凡耳有所聞者皆能知聲心有所識者則能知音道有所通者乃能知樂若瓠巴鼓瑟游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此禽獸之知聲者也魏文侯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此衆庶之知音者也

若孔子在齊之所聞季札聘魯之所觀此君子之知樂者也

臣按三代而上本人心以為治其政治寓于聲樂之中故審其聲樂即知其政治之所以然三代而下一切從事于簿書期會刑罰兵戎之末所謂樂者特用以行禮耳不本于人心不協于律呂人之氣不復關于天君之政不復寓于樂故流為苟簡之治而無復文明之化者此也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于中而發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臣按聖人作樂必本于人之性情性之未發者中也發為情而中節者和也而又稽考于天然自有之度物理自然之數或長或短曰多曰少皆必合于古昔之制焉然樂之作也必與禮俱而禮則各有所宜又必裁制于禮之義焉律陽而吕陰必使

其協比諧和則生氣之在天者陽之氣不至于散泄陰之氣不至于秘密矣仁禮義智信在人為常行必使其道達流通則常德之在人者剛之氣不至于忿怒柔之氣不至于怯懾如此則天地之陰陽人心之剛柔四者各得其中而和暢焉交暢于中而發形于外于是宫君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安其位而不相奪倫矣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

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

鄭玄曰姦聲正聲感人是倡也而逆氣順氣應之是和也回謂乖違邪謂邪僻及曲之與直各歸其善惡之分善歸善分惡歸惡分而萬物之情理亦各以善惡之類自相感動也

輔廣曰由是觀之先王之樂固非一日之積也而樂之和與淫亦豈一人之所能為哉自聲之感氣氣之

成象然後樂興焉先王因其自然之象而寫之于八音固不能有所加損于其間也至紂為靡靡之樂亦其逆氣自然之象耳

臣按說者皆謂聲樂之作出于人君之心而此則謂聲感人而氣應氣應而成象然後樂興焉益以聲出人君之心而其聲有正有姦此以聲感彼以氣應一倡一和相為應驗或形于詠歌或著于舞蹈斐然而成章粲然而成列是以其為樂也有滛

有和焉自古聖君建中和之極以為樂本聲之出者必致其謹非合于天理之正也有所不言惟恐其或流于姦而致逆氣之應也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

孔穎達曰動發心志以聲音文飾聲音以琴瑟振動形體以干戚裝飾樂具以羽旄隨從音樂以簫管用以奮動天地至德之光則神明來降感動四時氣序

之和則風雨順寒暑時以著萬物之理則萬物得其所也

陸佃曰奮猶發也若大章所以發堯德之光大韶所以發舜德之光

臣按此章上文既言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于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必如上所言然後可以作樂不然則無其本矣人而不仁如樂

何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夫既脩身以為作樂之本然後從之以聲容備之以器數在已則奮至德之光在天則動四氣之和在地則著萬物之理矣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鄭玄曰八風八方之風也律十二月之律也距冬至

四十五日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四十五日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四十五日涼風至四十五日閶闔風至四十五日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風至

張載曰正樂既行故人倫之道清不視聽姦亂故耳目聰明口鼻心知百體皆由順正故血氣和平風移俗易移是移從之名易是改易之稱易前之惡從今之善上行謂之風下習謂之俗

方慤曰清明者樂之聲故象天廣大者樂之體故象地終始者樂之序故象四時周旋者樂之節故象風雨

應鏞曰五聲配乎五行之色八音配乎八卦之風自一度衍之而至于百則百度各得其數曰不亂不姦以至有常言其常而不忝也曰相成相生以至迭相為經言其變而不窮也

臣按自古聖人以樂為内外交脩之要始也由脩

身而後作樂以致夫交感天人之效終也因樂行

而養德以致夫風俗移易之美樂之功效大矣哉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

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

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

程頤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

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于禽獸矣

臣按樂之所以為樂因乎人情之所樂而已矣然

人情之所樂者則各有不同焉中人以上所樂者在乎道理中人以下所樂者在乎情欲是以君子之人必反其情以和其志以道義之正而制情欲之私所以然者廣樂以成其教耳廣吾所樂之道以寓之聲容之間以成天下之教使凡天下之有耳目口鼻心知之欲者皆知反其情不以其私而忘乎道義之正莫不各有所以趣向之方焉如此則君子之德從可知矣

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為偽

臣按樂之為樂曰聲曰容曰器三者而已聲寓于歌容著于舞歌之所協者金石絲竹舞之所執者干戚羽旄然推原其本則出于心具于性而為德發于志而為詩由是而協于聲則為歌詩之章見于形則為文武之舞情之感于中者深則文之著

于外者明如天地之氣盛于内則化之及于物者神妙不測也此無他有和順積于中斯有英華發于外有諸中必形于外夫豈可以聲音像貌而偽為之乎由是觀之則可見為樂之本在于心而心之所以大和極順者又在乎誠也

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

陳澔曰情見于樂之初而見其義之立化成于樂之

終而知其德之尊君子聽之而好善感發其良心也小人聽之而知過蕩滌其邪穢也故曰以下引古語結之

臣按此章諸家皆以為論大武之樂陳氏特以為通論樂與舞之理如此末引古語所謂生民之道樂為大焉蓋動之以形者不若動之以聲喻之以事者不若喻之以理不假之敎條無待于約束潛銷默化自然相忘于不知不識之天大哉樂乎斯

其至矣

魏文侯問于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衆也退旅進退齊一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衆樂待鼓而作始奏以文謂鼓復亂以武卒章治亂以相拊也訊治也疾急也以雅樂器也鐃也君子于是語于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行列雜亂姦聲以濫不正溺而不止及優俳優侏儒短小之人獿

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臣按子夏既别古樂新樂之異以告文侯而下又告之以其所問者乃樂而所好者則音而音有德音溺音之不同而總結之曰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所謂好惡者謂好古樂惡新樂也文侯不能謹其所好惡好其所當惡惡其所當好聽古樂則思睡聽

新聲則不知倦好惡之不謹故也謹之一言其人君為治之本豈但樂之一事乎

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陳澔曰言作樂者倣象其成功故將舞之時舞人總持干盾如山之立嶷然不動此象武王持盾以待諸侯之至故曰武王之事也所以發揚蹈地而猛厲象太公威武鷹揚之至也亂樂之卒章也上章言復亂

以武言武舞將終而坐象周公召公文德之治盖以文而止武也

臣按此孔子因賓牟賈問武樂而答之也先儒輔氏謂此三言説盡武樂之事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陳澔曰成者曲之一終初自南第一位而北至第二位故云始而北出也此是一成再成則舞者從第二

位至第三位象滅商也三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于此而反乎南象克殷而南還也四成則舞者從北頭第一位郤至第二位象伐紂之後疆理南方之國也五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乃分為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綴謂南頭之初位也六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而復于南之初位樂至六成而復初位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皆尊崇為天子矣

臣按帝王之樂莫盛于韶武孔子以之而並論而皆有盡美之稱韶以九成武以六成後世言文樂者宗韶言武樂者宗武皆所謂至矣盡矣不可復加者也韶樂之制備于虞書武舞之義詳于樂記後世有志于帝王之樂者尚有考于斯二者以為萬世作樂之準

春秋傳隱公五年公問羽數于衆仲對曰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二（二二四人士有功賜樂）夫

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八方之風故自八以下

臣按舞佾之數惟天子得以盡物數故以八為列范祖禹所謂自上而下降殺以兩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

昭公二十年晏子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濟和五聲亦如五味一氣樂以氣動故居第一二體舞有文武三類風雅頌四物四方之物以成器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鍾大族姑洗甤賓夷則無射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八風八方之風條風明庶風清明風景風涼風

閶闔風不周風廣莫風九歌九功之事皆可歌也以相成也合此九者然後為樂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密疏稀以相濟也合此十者相濟後和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

臣按晏子此言非專為樂也借樂以喻人之和耳然前九者盡樂之大綱後十者備樂之要用作樂者必本諸此然後無所遺聽樂者必達諸此然後無不通

國語周景王將鑄無射問律于伶州鳩司樂官人名對曰律

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度其長短)均(平也)鍾百官軌(道也)儀(法也)紀之以三(天地人)平之以六律(也)成于十二(十二律呂)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黄(中色)鍾(聚也陽氣聚于此)所以宣養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九德(即六府三事)也由是第之二曰太蔟(陽氣太蔟達于上)所以金奏(太蔟正聲為商故為金奏)贊陽(贊佐陽氣)出滯(發出滯伏)也三曰姑洗(姑潔洗濯)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合致神人享宴納賓)也四曰蕤賓(陰氣委蕤于上陽氣盛長于下有似賓主)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夷平則法)所以詠

歌九則九功之法則平民無貳疑貳也六曰無射陽氣收藏萬物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閒六閒即六呂在陽律之間以揚沈伏發揚滯伏之氣而黜散越去揚散越也元閒陰繫于陽以黃鍾為主故曰元閒大呂天氣成于黃鍾受之于大呂助宣物也二閒夾鍾助陽鍾聚出四隙之細四時閒隙之氣細微者也三閒中呂宣中氣也四閒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閒南呂贊陽秀也六閒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鍾無

鎛小為鎛昭明也其大也大大聲謂宮商鈞有鎛無鍾甚大無鎛鳴其細也細則用大以大平細大則用小以小平大至則甚大則獨鳴其細細謂絲竹革木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

朱熹曰均只是七鈞如以黄鍾為宮便以林鍾為徵太蔟為商南吕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這七律自為一鈞其聲自相諧應古人要合聲先須吹律衆聲皆合律方可用後來人想不解去逐

律吹得京房始有律準乃是先做下一箇子母調得正了後來只依此為準國語謂之均梁武帝謂之通其制十三絃一絃是全律

臣按國語載伶州鳩對周景王之言所以發明十二律之名義居然可見考之是時單穆公又告王鈞音之說有曰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于是乎生小大器用于是乎出即此章立均出度之說也均者鈞鍾也以木長七尺有

經繫之以為鈞法用以度鍾之大小清濁也漢大

予樂有之

家語孔子曰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厲之動不在于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于心温和之動不存于體夫然者乃所以為亂之風

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脩此化故其興也勃然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至于今王公大人舉以為誡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為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

臣按家語此章孔子聞仲由鼓琴而發也葢人心善惡皆于樂聲見之故孔子聞其琴聲而為此言

既言樂必以中聲為節而又推其聲有南北之異南者生育之鄉舜歌南風之詩其興也勃然含和而終以帝北者殺伐之域紂好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暴亂而終以亡人君之于音樂烏可以不謹其所好樂者乎然舜非獨帝也當世化之皆有諧讓之美紂非獨亡也當世化之皆變靡靡之風由是觀之聲之有南北其來也遠矣今世樂部亦分為南北北音自金元始有之世因謂宋世以来所

遺之音南音流于哀怨北音極其暴厲我國家復
二帝三王之正統而世俗所尚之音猶有未盡去
者所以奏中聲之節歌解慍阜財之詩一洗亢麗
微末之習不能無望於當代之英君誼辟云

以上論樂律之制上之下

大學衍義補卷四十二